

[30] 占洁, 蓝善辉, 余土根. 参苓白术散治疗脾虚型痤疮的临床观察[J].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杂志, 2007, 24(7): 659-660.

[31] 关露春, 龙再菊. 参苓白术散加减防治结肠息肉术后再发的临床观察[J]. 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 2015, 23(9): 650-651.

[32] 李旭杰. 参苓白术散加减治疗胆囊切除术后腹泻临床观察[J]. 基层医学论坛, 2016, 20(13): 1812-1813.

[33] 胡红霞. 参苓白术散在妇科术后康复中的临床疗效[J]. 中外医疗, 2017, 36(28): 22-24.

[34] 李卫先, 李福元, 李达, 等. 不同炮制品组成的参苓白术散药效学比较研究[J]. 时珍国医国药, 2013, 24(11): 2659-2661.

(责任编辑: 冯天保, 钟志敏)

中医外治法治疗小儿腹痛研究进展

杨文波¹, 王远照²

1.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53; 2. 浙江省中医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 本文回顾了近年来关于中医外治小儿腹痛的研究, 认为中医外治法治疗小儿腹痛具有便于使用、易被患儿接受、依从性好等优势, 但在治疗方面并没有统一的认识, 疗效及安全性评价仍存在差异, 有待进一步研究及推广。

[关键词] 小儿腹痛; 中医外治法; 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 R725.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0256-7415 (2018) 10-0042-03

DOI: 10.13457/j.cnki.jncm.2018.10.011

Research Progress on External Treat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for Abdominal Pain in Children

YANG Wenbo, WANG Yuanzhao

Abstract: After reviewing recent studies on external treat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for abdominal pain in children, authors in this article stated that, with good compliance, it is convenient to apply and easy to be accepted by children. However, there is no unified understanding in treatment and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curative effect and safety evaluation, which needs further research and promotion.

Keywords: Abdominal pain in children; External therapy of Chinese medicine; Literature review

小儿腹痛是指胃脘以下、脐之四旁及耻骨以上部位发生的疼痛^①。本文主要探讨小儿腹痛中的功能性腹痛。临床治疗功能性腹痛, 西医常用解痉、镇痛、抗过敏等方法, 虽然能够有效控制和缓解症状, 但腹痛易复发且常有副作用。中药汤剂口服在小儿腹痛中的应用也非常广泛且疗效确切, 但汤剂口感差, 药量大, 不易被儿童所接受。外治法是中医学中的一种特色治法, 因有简廉效便等优势, 且与患儿沟通后能够得到配合治疗, 近年来在临床上日益受到重视。与口服中药汤剂及西医常规治疗等内治法相比, 中医外治法如穴位贴敷、针刺、艾

灸、推拿、直肠滴注等方式治疗小儿腹痛, 能够在减少患儿痛苦的情况下, 达到相同或更佳的治疗目的。

1 古代医家对外治的认识

中医外治是指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 运用药物、手法或器械施于体表皮肤或从体外治疗的方法^②。在病机方面, 内经认为百病之始生, 必先客于皮毛。同时, 又有“皮者脉之部”的说法, 外邪犯于皮肤后导致腠理开而传入经络脏腑。在治疗方面, 中医外治法一般将皮肤作为治疗中介, 《内经》中的皮部理论为“内病外治”理论奠定了基础, 内经认为十二经脉在体

[收稿日期] 2018-03-26

[作者简介] 杨文波 (1993-), 男, 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医儿科。

[通信作者] 王远照, E-mail: 1358887323@163.com。

表的分布范围为十二皮部,同时也可以将皮部作为治疗门户,将治疗作用于经络,进而影响到脏腑。小儿属稚阴稚阳之体,不易抵抗风寒侵袭,临床上寒凝气滞所致的腹痛较多见,通过皮肤外治治疗小儿腹痛,能够作为通路祛除病邪止痛,也可提升正气,补益经络脏腑,固护肌表免受外邪侵袭。

古代医家有许多论述小儿外治的方法,明代医家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用陈醋调五倍子成膏贴脐治疗小儿水泻,用鸡子清调和烧针丸做膏涂两脚心治疗呕吐。清代医家吴师机的《理渝骈文》被称为“外治之宗”,书中记载了许多小儿腹痛外治之法。如在熨法一章中有炒葱和盐各四两,炒布包熨腹部治疗小儿受寒腹痛;在纳法中有用人参、乳香、没药各一钱研末纳入脐中,并用艾叶炒热覆于上面治疗腰腹绞痛。清代医家张振鋈在《厘正按摩要术》对小儿外治法中有详细的论述。在卷二针法中用花针于虎口风气命三关等处放血治疗小儿饥饱不知;卷四腹痛证中在神阙、气海艾灸,用分阴阳、清天河水、推脾土等推拿方法治疗小儿寒热食蛔等各种病因所致的腹痛诸证。

2 中医外治小儿腹痛的现代研究

2.1 中药敷贴疗法 中药的穴位外敷贴法是将中药与其他介质调和成膏,敷于体表的特定部位,通过对穴位的刺激产生作用的一种治疗方法。文献研究显示,目前中医外治法中穴位贴敷的应用最为广泛。目前穴位贴敷用药与内服用药基本相似,辨寒热虚实组方制药并随症加减。神阙穴位于脐窝中间,是元神之门户,气血运行的通道,主治腹痛、腹胀、腹泻等肠腑病症,临床治疗腹痛选穴多为神阙穴。洪策^[9]治疗小儿气滞腹痛,用腹舒散(延胡索、枳实、白术、麦芽、丹参)调成膏剂,贴于神阙穴,结果显示治疗效果优于口服培菲康对照组。胡钰等^[10]用半夏、吴茱萸、丁香、阿魏、花椒制成丸状贴于神阙穴作为治疗组,结果显示腹痛和呕吐缓解时间优于双歧三联活菌的对照组,但在60 min时的缓解程度无显著差异。李宏卿^[11]用肉桂、干姜、丁香、小茴香姜汁调糊状制成温中散寒方治疗脾胃虚寒型腹痛,贴于神阙穴4~6 h,治疗的总有效率为95%,而西医常规治疗的对照组有效率为80%。张永春^[12]用术芍散贴敷治疗小儿功能性腹痛,将白术、干姜、吴茱萸、枳实、白芍、延胡索组方的颗粒剂装入纱布中后贴于脐部,结果显示能够有效且迅速缓解腹痛,减少复发率。刘丽等^[13]强调功能性腹痛病因中的社会及心理因素,制成疏肝柔肝散从肝论治腹痛,7天1个疗程,连续治疗2个疗程后与口服山莨菪碱的对照组相比,结果治疗组的药物安全有效,总有效率为90%,痊愈率为76.7%,两项指标均优于对照组。将西药与中药结合制成贴敷剂也是目前穴位贴敷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邓敏红^[14]在临床用654-2注射液调和云南白药制成糊状药剂治疗小儿功能性腹痛,避免了姜汁等刺激性介质的使用,两种药物合用又可增强药效。总体来讲,穴位贴敷用药多属温中散寒、行气止痛之品,且贴敷的位置较固定。而在治疗过程中,要根据患儿年

龄、体质及耐受程度选取合适的材料,选择刺激性小、安全性高的介质。同时,也要注意贴敷的时间长短,才能够形成稳定的疗效。

2.2 针灸疗法 针刺治疗疼痛具有独特的优势,小儿不易耐受针刺,临床多用艾灸治疗小儿腹痛。艾灸的主要作用在于温通,现代研究认为艾灸温通作用在于其有广泛的抗炎作用^[15],这和功能性腹痛中炎症因素相切合。苏冠凤等^[16]在临床中将消瘰定痛散白醋调成膏剂贴敷神阙穴,用艾条灸30 min,连续7天为1个疗程,具有温经散寒,消积散结等功效,治疗效果优于口服颠茄片。李冬梅等^[17]用DJ-23型多功能艾灸仪调至40~45℃对神阙穴进行治疗,每次治疗时间30 min,短期内能够缓解小儿腹痛,但未能评价此艾灸仪的长期疗效。曾展华等^[18]选取足三里施以隔蒜灸结合四磨汤口服治疗功能性腹痛,认为隔蒜灸可以温通经脉,起到调理脾胃的作用。传统灸法常用蒜、盐、附子等作为介质,而通过正确的辨证选药,借助现代科技手段,能够改进传统灸法的不足,发挥灸法的长处为临床所用,丰富治疗方法,推动中医外治的发展。

2.3 推拿治疗 现代研究表明,推拿能干扰疼痛,通过舒缓情绪来达到镇痛的目的^[19]。小儿推拿在临床中易被患儿接受,且具有较好的缓解疼痛作用。谢胜等^[20]采用背俞穴指针治疗小儿功能性腹痛,选取足太阳膀胱经的肝俞、脾俞、胃俞按顺序点按和按揉各10 min,强度为2.5~3.7 kg。通过调理脏腑气机达到治疗目的,效果明显优于单纯口服654-2片。任丽辉等^[21]采用捏脊疗法中传统的“捏三提一”来治疗小儿腹痛,具体方法为从龟尾至大椎,一般为捏3次后提1次,随后点压膀胱经的脏腑腧穴到皮肤潮红,根据中医辨证证型加减捏揉。治疗的总有效率为87.09%,不同证型的有效率无统计学差异。邢晓君^[22]选取小儿乳食积滞型腹痛患儿,将自制消积膏涂于施术部位进行推拿治疗,结果显示症候及体征改善均有统计学差异,疗效肯定。霍红梅等^[23]在临床中将焦三仙(焦麦芽、焦山楂、焦神曲)、青皮、厚朴等药物制膏剂敷于胸腹部及背部穴位,推拿手法按揉中脘、天枢、脾俞、胃俞和大肠俞,摩腹、分阴阳。治疗后能够缓解腹痛症状,并且减少发作频率。

2.4 外治法合用 在外治法治疗小儿腹痛的文献中,存在着多种外治法结合的临床研究。谭丽珍等^[24]选用耳穴压豆(主穴为脾、胃、肠、肝、三焦)和中药穴位贴敷的方法治疗功能性腹痛,门诊随访半年后观察得出有效率和复发率等指标均优于单纯口服培菲康。马传贞等^[25]采用中药颗粒剂口服和艾灸法共用观察疗效,具体选穴为中脘、神阙、足三里、关元及内关。范欢欢等^[26]将延胡索、白芍、丁香、肉桂等研末制成贴敷剂贴于神阙,用神灯治疗仪照射15 min。结果治愈25例,有效23例,无效6例,总有效率88.89%。外治法的可操作性较强,在患儿配合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多种方法进行治疗,但多种外治结合的治疗效果是否优于单种外治法仍有待于进一步临床研究和数据支持。

2.5 其他疗法 除了穴位贴敷、针灸、推拿等治法外,还存在如灌肠、直肠滴注及一些民族特色疗法。卓平^[21]临床上将附子理中汤和痛泻要方加减制成益脾安合剂,每次100 mL注入肛门中,注射后在家长帮助下保留1 h,有效率可达94.4%。哈萨克族民间疗法中有油脂疗法和热敷疗法治疗小儿腹痛,所用的材料为羊尾巴油、羊皮、动物肠管及灵雀窝等^[22]。

3 结语

综上,临床上穴位贴敷、针灸、推拿、灌肠等外治法治疗小儿腹痛,已经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针刺因其刺激强度过大且容易让患儿产生恐惧心理,文献中应用较少,其他治法均有较多应用,并逐步得到认可和推广,这也是中医治疗小儿腹痛的特色和优势。但外治法治疗小儿腹痛也存在着诸多问题:(1)目前常用的外治法在药物制备、穴位选择、手法操作等方面并没有标准化的规范,外治法的中医辨证及分型也没有相应的规范,大多是临床医生经验总结,或者是从中医古籍中摘录总结得出;(2)外治法治疗效果的判定标准仍比较模糊,未进行实验研究进行量化,因此也并未获得普及;(3)外治法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仍存在较大争议。穴位贴敷药物的选择、艾灸及推拿手法的强度均由临床医生根据经验来定,需要对此进行统一标准量化,形成一套安全稳定的标准。

小儿腹痛病情复杂且容易反复发作,需要临床医生详细诊治,提高临床诊疗水平,根据病因辨证施治,制定正确的治疗方法。但总的来说,治疗小儿腹痛,中医外治法是一种简单可行且疗效得到肯定的治法,需要在临床中积极探索,将其广泛推广。

[参考文献]

- [1] 汪受传. 中医儿科学[M]. 3版.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2: 113-117.
- [2] 朱庆文. 中医外治发展的几个关键问题探讨[J]. 中医外治杂志, 2010, 19(1): 3-5.
- [3] 洪策. 腹舒散敷脐治疗小儿再发性腹痛的临床研究[J]. 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7, 40(2): 53-54.
- [4] 胡钰, 徐仕冲. 中药外治独取神阙穴治疗小儿腹痛 28 例[J]. 陕西中医学院学报, 2014, 37(1): 36-37.
- [5] 李宏卿. 温中散寒方贴敷神阙穴治疗小儿功能性腹痛临床观察[J]. 内蒙古中医药, 2017, 36(7): 89-90.
- [6] 张永春. 术芍散敷脐治疗小儿功能性再发性腹痛 38 例[J]. 山东中医杂志, 2010, 29(11): 756.
- [7] 刘丽, 刘秋海, 钱雄. 疏肝柔肝散外敷治疗小儿功能性再发性腹痛 30 例[J]. 山东中医杂志, 2013, 32(3): 163-164, 184.
- [8] 邓敏红. 654-2 注射液调和云南白药敷脐治疗小儿功能性再发性腹痛 30 例临床观察[J]. 中医儿科杂志, 2014, 10(6): 26-28.
- [9] 姜劲峰, 王玲玲, 徐斌, 等. 抗炎-艾灸温通的效应机制[J]. 中国针灸, 2013, 33(9): 860-864.
- [10] 苏冠凤, 王春兰, 魏娟. 神阙穴隔药饼灸治疗小儿再发性腹痛的临床研究[J]. 光明中医, 2016, 31(7): 981-982.
- [11] 李冬梅, 王芳, 全香美, 等. DJ-23 型多功能艾灸仪磁灸神阙穴治疗肠系膜淋巴结炎 80 例[J]. 中国民间疗法, 2015, 23(3): 15-16.
- [12] 曾展华, 龚志勇, 蔡炼东. 隔蒜灸足三里结合四磨汤治疗小儿功能性腹痛疗效分析[J]. 现代诊断与治疗, 2015, 26(18): 4128-4129.
- [13] 张昊, 房敏, 蒋诗超, 等. 推拿干预疼痛传导途径的研究进展[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3, 28(1): 171-174.
- [14] 谢胜, 周晓玲, 韦金秀, 等. 背俞指针疗法治疗小儿功能性腹痛临床观察[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3, 15(9): 20-21.
- [15] 任丽辉, 崔素芝, 李付强. 捏脊疗法治疗小儿功能性再发性腹痛 62 例疗效观察[J]. 中国中西医结合儿科学, 2011, 3(4): 332-333.
- [16] 邢晓君. 消积膏推拿治疗小儿腹痛(乳食积滞型)的临床研究[D]. 济南: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14.
- [17] 霍红梅, 马艳艳. 消食理气方外敷推拿治疗小儿腹痛临床观察[J]. 湖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6, 18(4): 73-75.
- [18] 谭丽珍, 连凤枝, 刘德新, 等. 中药穴位贴敷配合耳穴压豆治疗儿童功能性腹痛疗效观察[J]. 广西中医药, 2015, 38(3): 37-38.
- [19] 马传贞, 支萍, 张静. 中药盘肠散结合艾灸理疗治疗儿童功能性腹痛的疗效探讨[J]. 中外医疗, 2015, 34(14): 166-167, 190.
- [20] 范欢欢, 邵敏媚. 神阙穴贴敷配合神灯照射治疗小儿功能性腹痛寒积型临床观察[J]. 实用中医药杂志, 2016, 32(10): 967.
- [21] 卓平. 中药点滴灌肠治疗小儿功能性再发性腹痛的临床观察[J]. 数理医药学杂志, 2013, 26(4): 429-430.
- [22] 王素红, 阿依努尔, 汪琪. 哈萨克族小儿功能性再发性腹痛的民间疗法[J].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 2012, 21(9): 3.

(责任编辑: 冯天保, 钟志敏)